



国防大学 2 073 1845 5

舆论学

HIJI WENKU.

〔美〕沃尔特·李普曼 著

林 珊 译

华夏出版社

1989年·北京



627/12/3
16

译者前言

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1889—1974) 是美国著名的政论家、专栏作家，他一生著述很多，《舆论学》是他的早期著作，也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这部著作问世以后，得到了美国乃至资本主义世界的新闻学界和政治学界的极大推崇。半个多世纪以来，不仅连续再版，而且许多美国大学的新闻传播院校一直将它的有关章节作为教材编入新闻传播学的教科书。英国企鹅图书公司出版了这本书的普及本，并在书上赞扬它是新闻学的“标准理论著作”。前些年，美国传播学教授韦尔伯·施拉姆来华讲授新闻传播学时，曾把李普曼奉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并把《舆论学》列为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作品。

美国历史上一些著名政治领袖，早已意识到舆论的重要性。例如，十九世纪初美国总统托玛斯·杰弗逊曾说过：“我们政府的基础是民意，因而政府首先就要保障这一（舆论的）权利；如果要我在有政府而无报纸或有报纸而无政府之间加以选择，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十九世纪中叶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也说过：“你有舆论的支持，无往而不胜；没有的话，无事不办。”然而，传统的美国政治学却一直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探讨政党、选举和政府部门怎样决策等问题上，对于舆论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更没有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和研究。因此，《舆论学》的出版，曾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反响。

《舆论学》是时代的产物。本世纪最初的二十年，从美国国内的情况看，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从世界情况看，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帝国主义列强为各自的利益互相角逐，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是在列宁领导下，俄国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这两件大事曾引起李普曼的极大关注。美国赫伯特·阿普特克在《沃尔特·李普曼和民主》一文中，曾描述李普曼在这时就认为“打倒社会主义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见美国《政治月刊》1956年第2期）再加上他亲身参与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工作，不仅从战时宣传工作的经历中充分体会到舆论的力量，而且对舆论的原理，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设想。

李普曼纵观国际、国内的形势，关注到时代的需要，及时地指出了舆论的重要作用，这是《舆论学》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时代价值和社会影响的原因之一。当然，其价值决不仅限于此，美国传记作家罗纳德·斯蒂尔曾评论说，这本书的名字平淡无奇，但是，它的思想却令人惊叹。那么，究竟《舆论学》提出了哪些“令人惊叹”的思想？下面不妨略举一二。

首先，怎样形成舆论的问题，在《舆论学》一书中占了较大的篇幅。李普曼把舆论看成是人们头脑里的想象，从而肯定了有一种类似铅版浇铸的“固定的成见”（stereotype）在形成舆论的过程中起着决定的作用。

一般说来，“成见”一词在英语中通常采用prejudice、pre-conception等等，带有先入之见或偏见的意义。李普曼采用的“固定的成见”是不同一般的，它象浇铸的铅版一样牢固而一成不变。用李普曼的话说，“一旦我们牢固地产生了这种成见，就很难解脱它。”它也能解释成为人们认识上的一种模式，可以把对于类似事物的认识都纳入这种一成不变的模式之中。

李普曼列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他认为：“在我们观察世界以前，已有人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的了。对于大多数事物，我们是先想象它们，然后经历它们。……看到一点儿熟悉的东西，就象是很熟悉，有点儿生疏的东西，就象是非常陌生。”而且，“先入之见形成以后，旧的形象就会淹没新的视野，并影射到记忆中重新出现的世界中去。”因而就认为对事实的歪曲是深深地根植于人们头脑的机能之中的，“大部分人对世界的认识是

通过他们的感情、习惯和偏见这个三棱镜的反射而得到的。”也就是通过“固定的成见”得到的。

把上述理论应用到新闻报道上，李普曼就认为由于“固定的成见”起着重要的作用，使得歪曲的报道和虚构的报道比真实地反映客观实际要容易得多。而且，李普曼断定，“即使记者是现场的目击者，也带不回真实的报道。”“因为他本人带着一些成见到出事地点去，事后他带回来的多半是他想象的，已经改观了的一个事件的报道，”还说：“当成见的体系已牢固地形成时，我们就会注意那些支撑成见的事实，而不去注意那些与成见相矛盾的事实。”从而李普曼得出结论：“新闻和真实并不是一回事，必须清楚地加以区分。”

这里，显然涉及到了一个认识论的问题，究竟是物质到精神、客观到主观呢，还是倒置过来？我们坚持存在决定意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推动人们的认识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又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舆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反映了社会存在，它来源于社会实践，决不是来源于“固定的成见”之类的意识本身。

究竟有没有象李普曼所说的“固定的成见”这种意识现象？我们认为，“成见”这种社会意识是有的，但是，成见并不象铅版浇铸那样牢固不变。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社会意识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结构，其范畴包括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感情、成见、习惯、情趣等等都属于社会心理，它虽含有逻辑思维和理性的成分，但一般说，是不系统、不定型、处于自发状态的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比较直接的反映。认识本来就不是一次完成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成见作为社会心理，通过反复的社会实践是可以修正或改变的。

其次，作者指出由于世界太大，人们不可能直接地去认识每一个发生的事件，加上检查制度的存在和官方设置的保密制度等等原因，人们往往生活在报界提供的和自己所设想的一种“假环境”

中，作者以柏拉图的洞穴理论相类比，认为处在“假环境”中的现代公民对于纷繁的世界事务是很难进行考虑和作出明智的判断的，他们只能充当“局外人。”

第三，在舆论与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作者既然把普通公民看成“局外人”，认为他们既不了解情况，又无理智，那么，只有属于“社会贤能”的少数“局内人”，他们受过特殊训练，能够通过专门的“情报机构”得到准确的情报，作出明智的判断，因而能在社会上发号施令，决定一切，并可以通过宣传来左右“局外人”。它明确地写道：“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与舆论根本无法一致，并且，公共利益只能由一个特殊的阶级来管理。”因此，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杜威曾把《舆论学》称为“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达的对民主制最有力的起诉。”（见《李普曼传》中译本，第281页）

面对着重重矛盾的李普曼，不从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中去寻找答案，相反，却把形成舆论的症结归之于“心理因素”。提出了“固定的成见”、“假环境”、“新闻与真实必须加以区分”以及“‘局内人’统治‘局外人’等种种“理论”，这些“理论”无疑都是为巩固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统治地位和维护剥削制度辩护和服务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舆论学》在美国政治学界、新闻学界一直保持着极高的身价。八十年代的今天，美国新闻署仍把它作为“美国的重要著作”在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展出，并不是偶然的。就此来说，确实值得我们对它进行剖析和研究。另外，剖析和研究这样一本西方舆论问题的代表作，对于更好地推进我们的舆论研究工作和树立我们科学的舆论观必将是很有益处的。

李普曼早年在哈佛大学求学时就曾表示过他厌恶《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著作和反对阶级斗争的思想，因而在本书中的一些地方，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多方面的攻击，希望读者注意分析批判。

这个译本是根据1965年的版本翻译的。1984年曾在内部印出

• 4 •

过，这次出版又经过较详细的校订。在定稿过程中有些拉丁文词句和疑难之处，曾请教了著名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同志，得到了他的热情指导。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领导对于本书的翻译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另外，范东生同志对译文进行了修正，特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译者的水平，译文中的缺点和错误，欢迎批评指正。

一九八七年五月于北京

“看吧！许多人住在一个地穴中，光线从洞口射进来，照亮整个洞穴。他们从小就囚禁在这里，腿和颈都被链条锁着，不能动弹，只能朝前看，不能环顾四周。在他们背后的远处，上方有一股火光在闪烁，在火焰与囚徒之间有一条隆起的通道，你将看到，顺着这条通道筑着一道矮墙，它就象一些提线木偶的演员面前的屏幕，他们在屏幕上表演木偶戏。

他说，我看到了。

我说，你看见了吗？有一些人在墙上出现，拿着各种器皿顺着墙走过；还有用木材、石头和其他材料制成的人兽形象；正象你料想的，有些囚徒在说话，有一些则沉默不语。

他说，这是一种奇特的影象，他们也是奇怪的囚徒。

我答，就象我们自己一样，他们只能看到火光射到对面洞壁上显现出来的自己的身影或彼此的身影。

他说，确实，如果从不准许他们转动头颈，除了身影以外，他们怎么能够看到其它东西呢？

对于他们所拿的物品，他们同样只能看到影子，还能看到什么别的東西？

他说，就是。

如果他们能够互相交谈的话，他们会不会设想，他们正在称呼他们面前的实物呢？”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中苏格拉底与格劳孔的对话。〔根据乔伊特(Jowett)译文〕

目 录

译者前言.....(1)

第一部分 引言

第一章 现实世界与我们的想象.....(1)

第二部分 探讨现实世界

第二章 检查制度与保密.....(21)

第三章 接触和机会.....(28)

第四章 时间与注意力.....(36)

第五章 速度、言词与清晰度.....(41)

第三部分 固定的成见

第六章 固定的成见.....(50)

第七章 作为防护手段的固定成见.....(61)

第八章 盲点及其价值.....(67)

第九章 信条及其敌对者.....(75)

第十章 固定成见的察觉.....(86)

第四部分 兴趣

第十一章 谋求兴趣.....(106)

第十二章 重新考虑个人兴趣.....(114)

第五部分 创造一种共同的意愿

第十三章 兴趣的转移.....(128)

第十四章 是或非.....(146)

第十五章 领袖与普通群众.....(156)

第六部分 民主政体的偶像

- 第十六章 自我中心的人……………(167)
第十七章 自给自足的社会……………(174)
第十八章 武力、官职委任权与特权的作用……………(183)
第十九章 新形式中的旧偶像：基尔特社会主义……………(194)
第二十章 一种新的偶像……………(206)

第七部分 报纸

- 第二十一章 买主们……………(210)
第二十二章 坚定的读者……………(217)
第二十三章 新闻的性质……………(224)
第二十四章 新闻、真实和一个结论……………(237)

第八部分 有组织的情报

- 第二十五章 打入的楔子……………(242)
第二十六章 情报工作……………(249)
第二十七章 诉诸公众……………(262)
第二十八章 诉诸理智……………(271)

第一部分 引言

第一章 现实世界与我们的想象

一

1914年，有一些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住在一个海岛上。那个海岛不通电报，英国的邮船六十天才来一次。9月里，邮船尚未来到，岛上的居民仍在谈论不久前报纸上报道的关于即将审判凯劳克斯夫人枪击加斯顿·卡尔默特的事。因此，9月中旬的一天，全岛的居民都聚集在码头上，比往常更急于想从船长那里知道判决的情况。可是，他们了解到的却是英国和法国订立了神圣同盟，向德国开战已六个多星期了。在这不可思议的六个星期中，岛上的英、法居民和德国居民实际上已是敌人了，但他们相处得还是象朋友一样。

但是，他们的境况与欧洲的大多数居民并没有多大不同。他们迟误了六个星期，在欧洲大陆上，这种间隔可能只有六天或六个小时。但都存在过一段间隔。当他们还没有从任何方面得到会打乱他们生活的消息以前，在这一段时间，人们仍然根据他们对欧洲的旧有认识来处理事物。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时间照旧在适应环境，而实际上这种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直到7月25日，全世界的人们还在生产运不出去的商品、购买进口不了的货物、生计已计划好了、企业已筹划完了、存在着种种希望和期待，所有的信念都认为世界依然如旧。人们仍在写书描述那个世界。他们都相信他们脑子里的想象。然而过了四年，在一个星期四的早晨，停战的消息传来，由于停止残杀，人们吐露出难以形容的宽慰。在真正达成停战以前五天，人们已经庆祝战争的告终，尽管数千年轻

人已战死在战场上。

回过头来看，对于我们仍然生活在其中的环境，我们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我们可以看到，报道现实环境的新闻传给我们有时快，有时慢；但是，我们总是把我们自己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当作现实环境本身。在涉及现在我们行动所遵循的信念时是较难回想起这一点的，但是，对于别的民族和别的时代，当他们狂热地相信那些荒诞可笑的世界图象时，我们却较易看清并自鸣得意。我们坚信，根据我们事后清楚的认识，他们需要知道的世界和他们确实知道的世界，往往是十分矛盾的两回事。我们还可以看到，当他们按照他们所想象的世界进行统治和斗争、贸易和革新的时候，他们得到了成果或者没有得到成果，却是在实际存在的世界里。他们出发探寻印度群岛却发现了美洲，他们诊治邪恶现象却绞死了一些老妇人。他们以为只要不断出售货物而永远不买进货物就会越来越富。一个哈里发服从于他认为是真主的意志，焚毁了亚力山大的图书馆。

圣·安布罗斯 (St. Ambrose) 写389年时，叙述了柏拉图窑洞里的囚犯不屈不挠地拒绝回头的情况。“讨论地球的性质和位置并无助于我们未来的生活。斯克里普彻 (Scripture) 叙述的，已足够供人们去认识它了。‘上帝并没有把地球挂在什么东西上’。那么为什么还要争论上帝是把地球挂在空中还是水上，因而又提出这样一些争议，稀薄的空气怎么能支撑得住地球？如果是挂在水上的话，地球又为什么不会坠落到水底？并不是因为地球在中间，就象是依靠平衡的力量悬挂着，而是上帝的意志强制着它，使它固定在不稳定而又空无所有的基础上。”^①

这无助于我们对于未来生活的希望。这足够使我们了解斯克里普彻所叙述的内容。那么为什么还要争论？然而在圣·安布罗斯

^① 亨利·奥斯本·泰勒：《中世纪的心理》一书中的引文，见该书第1卷，第73页。

以后一个半世纪，对于地球上相反地区的问题；意见仍然是混乱的。有一个名叫科斯马斯的修道士，因科学上的造诣而著名，因此受委托写了一本《基督教徒的剖析》或称《基督教徒对世界的看法》。^①很显然，他所知道的正是期望他知道的，因为他的所有结论都是以他读过的斯克里普彻的著述为基础的。于是得出这样的意见：世界的形状是一个扁的平行四边形，南北的长度两倍于东西的宽度。陆地为中心，四周是海洋，这海洋又同样被别的陆地所围绕，洪水泛滥以前，那里住着一些人。这一块陆地就曾是诺亚离岸的港口。其北部是一座圆锥形的高山，太阳和月亮围绕着它转，太阳转到山背后时就是夜间。天空与地球外侧边缘相胶着。四面有高墙连接凹面的顶，所以地球就是宇宙的地面。天空的另一端是海洋，造成了“水在太空之上。”天空的海洋与宇宙终极的顶端之间的空隙属于神。地球与天空之间居住着一些天使。最后，既然圣·保罗说所有的人都生来就住在“地球的表面，”他们又怎么能住在被假定为地球背面的地方呢？“我们得知，一个基督教徒眼前有这么一段叙述，‘就连地球背面的地方这个名称都不应该谈及’。”^②

他更不应该到地球的背面去，任何基督徒的王子也不应给他一只船去尝试，任何虔诚的水手也不会企图去试试。对于科斯马斯来说，他的天体图丝毫不荒谬。只有想到他绝对相信这就是宇宙的天体图，我们才可能开始理解他曾怎样担心马吉兰或皮尔里或飞行员冒了与天使及天穹碰撞的危险在天空飞行七哩。同样，记住各个党派几乎都绝对相信他所想象的其反对党的形象，我们才能对战争和政治的怒火有最好的理解；他们不是把真正的事实作为事实，而是把假定的事实作为事实的。因此，象哈姆雷特那样，认为普洛尼斯就是皇帝而会在沙沙作响的帘子后面

① 莱基：《欧洲的理性主义》第1卷，第276—278页。

② 莱基：《欧洲的理性主义》，第1卷，第276—278页。

刺伤他，正象哈姆雷特说的：

“你这个鲁莽、多事的倒霉蛋，再见了！
我还当你的主子哩，你自认晦气吧。”

二

伟人们，即使在他们活着的时候，通常都只是通过一种假设的人格而闻名。因此，古话说的对，在亲近的侍从眼里，没有人堪称英雄。对于侍从和私人秘书来说，也只看到少量的真实，他们自己常常沉浸在虚构之中。当然，一些皇室名流的人格都是塑造出来的。不论他们相信他们公开的品格，或者他们只允许皇室的内侍来安排，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一种是公开的和庄严的，另一种则是私下的和有人性的。伟大人物的传记常常流于这两种性格的记载。官方的传记作者描绘社交生活，暴露性传记则记载另一面。例如，查恩伍德·林肯是一个杰出的肖像，并不由于他是一个实际的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英雄的形象，充满了重要性，几乎可与安尼斯或圣·乔治相比拟。奥利弗的《汉密尔顿》是崇高的抽象作品，是一种思想的塑造，正象奥利弗自己说的，它是“一篇关于美国联合的文章”。它是关于联邦制度国家形式的不朽作品，不可能是个人的传记。人们有时候创作他们认为是揭示内心世界的自己形象。雷品顿 (Repington) 日记和马哥脱·阿斯奎斯 (Margot Asquith) 的日记都是一种自我描述，最详尽地揭示了内心的细节，就象作者如何想象自己一样。

但是，最有兴味的，是那种人物肖像是在人们心目中自然地产生的。当维多利亚即王位的时候，斯特雷奇 (Strachey) 先生^①说：“外界有一股很大的热潮，情感和浪漫开始流行起来，天真、端庄、头发美丽和面颊红润的小女王驾车通过她的首府

① 利顿·斯特雷奇：《维多利亚女王》第72页。

场面，观众充满了忠诚的喜悦。首先，每个人对维多利亚女皇与她的伯父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对照。那讨厌的老人，淫逸和自私，愚蠢和荒谬，还不清的债务，倒霉和声名狼藉——它们象冬天的雪一样已经消失了，现在女皇已经加冕，并且光辉灿烂，春天已经来到。”

M·让·德皮埃尔富 (M·Jean de Pierrefen)^①直接看到过崇拜英雄，因为当军人享有最大声誉的时刻，他正是霞飞 (Joffre, 法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法军总司令——译注) 手下的一名军官：

“两年来，整个世界敬神般地庆祝梅因 (Marne, 法国东北部) 的胜利。不相识的人们欣喜若狂地表示他们的敬意，给他寄来包裹和贺信，其数量之多，几乎把包裹负责人的腰都压弯了。我认为，除霞飞将军以外，没有其他的战争指挥官能够理解什么概念比得上“荣誉”的含意。他们送给他一盒盒世界各地大糖果商制造的糖果，一箱箱香槟酒、各种葡萄美酒、水果、野味、装饰品以及器皿、衣服、烟具、墨水台、压纸器。各个地区送来他们的特产，画家送来他们的绘画，雕塑家送来小塑像，可贵的老妇人送来羊毛围巾或短袜，牧羊人在他住的小屋里雕刻了表达他的心意的烟斗。全世界所有敌视德国的制造商运送来他们的制品，哈瓦那送来他们出产的雪茄烟，葡萄牙送来了葡萄酒。据我知道，一位理发师用亲近将军的人们的头发精心地制作了一个将军的肖像；一位职业作家怀着同样的思想，用成千上万歌颂将军品格的片断写成特写。至于他收到的信件，有各种手稿，用各种方言从各国寄来，充满深情，令人愉快，洋溢着爱戴和敬慕的情意。他们称他是世界的救星，他的国家的父亲，上帝的代理人，人类的恩人等等。爱戴他的不仅仅是法国人，而且有美国人、阿根廷人，澳大利亚人等等；成千上万的小孩，未受父母的指点，

^① 让·德皮埃尔富：《三个G. O. G. 和将军的大本营》第94—95页。

主动拿起笔来向他倾吐了对他的敬爱，他们中的多数人称他为‘我们的父亲’。在战胜了野蛮主义的时刻，成千上万的人从心底抒发的感情和崇敬的心情是深刻的。对于所有这些天真幼小的孩子来说，霞飞就象圣·乔治击毁龙一样。当然，他具体体现了人类意识中的善良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思想。

狂人、傻子、半疯狂和疯狂的人都把他们阴沉的脑袋朝向他，就象朝向理智一般。我读过一个住在悉尼的人的来信，他乞求将军从敌人手下拯救他；另外，一个新西兰人请求他派一些士兵到欠了他十镑钱而不还给他的那位先生的住所去。

最后，数百个年轻的姑娘，不顾羞怯，不让他们的家属知道，要求与他订婚；还有一些姑娘希望去侍候他。”

人们把霞飞以及他的部下、他的部队所赢得的胜利和战争带来的失望、个人的悲伤，以及对未来胜利的希望，混合起来产生了理想人物霞飞。但是，除了崇拜英雄以外，还存在驱除妖魔的问题。通过同样的途径，体现了英雄，也出现了魔鬼。如果所有的好事都来源于霞飞、福煦、威尔逊或罗斯福的话，那么所有坏事都产生于凯泽·威廉、列宁和托洛茨基。正象罪恶都归咎于他们一样，好事都归功于英雄。对于许多头脑单纯和受惊吓的人来说，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政治倒退、罢工、障碍、不可思议的死亡或是不可思议的灾难，无一不归咎于这些个人。

三

对这种象征性人物举世瞩目之状异乎寻常，十分显眼，每一个作家对于描绘这种引人注目的、无可辩驳的典范人物都有癖好。对战争现实的剖析发现了这样的典范人物，但这样的人物並不是凭空产生的。在较正常的社会生活中，象征性的偶像同样可以支配人们的行为。但是由于竞争的对象很多，每一个典型人物的影响都远不是那样无所不包的。不仅由于每一个典型人物最多

只代表一部分人从而只带有较少的感情色彩，即使在那部分人当中，对于个人不同观点的压制也是微乎其微的。在相当安全的境况中，那些舆论的象征会受到检验、比较和争论。它们产生和消失，互相结合又被人遗忘，永远不能把整个团体的情感完全交织在一起。毕竟唯在一种人类的活动中，所有的人完成一个共同的神圣目标。这种情况发生在战争中间的各个阶段，那时恐惧、好战和憎恨情绪占领整个精神领域，在厌倦感出现之前，战争的情绪便压倒或者吸附了其他每一种直觉。

几乎在所有其它境况中，甚至在战争陷入僵局时，可以产生足够大的范围的各种情感，从而造成冲突、选择、踌躇和妥协。正象我们将看到的那样^①，舆论的象征通常具有这种利益均衡的痕迹。例如，停战以后，看看那种不稳定的、绝非成功地建立起来的“协约国统一体”的象征多么迅速就消失了，而每一个国家对于其他国家的象征性形象——英国是公法的捍卫者，法国守卫在“自由的前沿”，美国是十字军——也几乎随之立即破灭了。再看看每个国家内部，由于政党的倾轧、阶级的斗争和个人野心的发作，开始搅起了延续不断的争端，因而使自己国家的形象也遭到了损坏。随之，领袖的形象也一个不如一个，威尔逊、克莱门梭、劳埃德·乔治，他们再也不是人类希望的化身了，而仅仅成了一个幻想破灭了的世界的协商者和行政官。

不管我们把这看作是和平所造成的罪恶之一呢，还是称赞它回复了明智，在这里显然是无关重要的。我们首先关心一些虚构和象征，是为了忘记他们对于现存社会的价值，而要把他们看作只是人类交流机制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在，任何社会对其利益都不是完全有自制力的，每个人对于发生的每一件事知道得那么少，一些意见涉及的都是看不到和难以掌握的事件。戈弗尔草地的舍

① 本书第五部分

温女士^①知道法国正燃着战火就去设想这场战争。她从未到过法国，当然她也没有到过现在这场战争的前线。她看过法国士兵和德国士兵的照片，但是她不可能想象三百万人。实际上，没有谁能够想象他们，专业人员也不作这种尝试。比如说，他们把这些部队想象为200个师。但是，舍温女士得不到战斗的地图，所以，她想象战争的话，她就盯住霞飞和凯泽，就象他们从事个人决斗一般。或许你能理解她是根据她的想象来观察的，她的作品中的形象可能就象十八世纪的一个伟大士兵的版画。他勇敢而沉着地站在那里，比真人大些，后面衬托着一支模糊而个子小的军队蜿蜒在风景画面中。看来大人物们对这些想象也并不在意。德皮尔富讲述了一位摄影师对霞飞将军的访问。这位将军在他的“中产阶级的办公室里，坐在没有放着文件的办公桌前，他就在那里签名。忽然发现墙上没有挂着地图，根据普遍的想法，一位将军的办公室是不可能不挂地图的，于是就在挂画的位置挂上几张地图，事后立刻就取下来了。”^②

任何人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事件，只能有一种凭他对那事件的想象所引发的感情。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在我们了解了其他人自认为他们所了解的事物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他们的行为。我曾见过一个在宾夕法尼亚州矿区长大的年轻姑娘，当一阵风吹破了厨房的窗玻璃时，她突然从完全欢乐的状态陷入一阵悲伤，她极度沮丧了几个小时，我对此感到莫名其妙。当她缓过来能说话的时候，我才知道她认为要是窗玻璃破了，就意味着有近亲死亡了。因此，她对于曾恐吓过她以至使她逃出家门的父亲感到哀痛。当然，经过电报查询，很快就证实她父亲非常健康地活着。但是，在收到回电以前，破裂的玻璃对那个姑娘一直是有根据的讯息。为什么它能成为根据，只有高明的精神病学医生的长时间

① 见辛克莱·刘易斯 (Sinclair Lewis) 《大街》 (Main Street)。

② 见前书第99页。